

# 定格团聚时刻

■代宗锋 徐巍 蔡勇明

银员。

陶代清是仁怀舰的一名一级军士长，扎根海岛30年，今年即将光荣退休。30年来，因为驻地偏远，他与家人聚少离多。

接到通知，陶代清正在海上，因为要回岸上办事，舰领导特意安排他随小艇跑一趟，顺便回家与妻子拍张合影留念。

陶代清话不多，有空时，就到水兵超市帮妻子整理货架、清理纸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补偿妻子的方式。

等候取照片的空当，袁德群聊起她和陶代清：“以前回家的时候，老陶从来

上还有这么多战友留下来，我在超市服务大家，陪年轻的‘老陶’们过个年。”

这张合影，袁德群要了2张：“一张放在公寓房，一张等回老家摆在客厅。”

## 圆梦

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刚好是郭超儿子郭奕廷的1周岁生日。

“去年孩子出生，因为疫情，满月酒没办成，原计划孩子百日时拍摄的全家福也没拍成。这次拍摄，刚好碰上孩子过1周岁生日，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了！”

当晚，郭超和周也商量好，等孩子出生百天时，一家人拍张全家福。

孩子出生后，周也早早从网上精心挑选好一家三口的亲子装，但因为疫情，百日全家福没拍成。

2020年底，周也带着儿子，踏上探亲旅程。虽然一路辛苦，但周也很开心，因为这将是一家人过的第一个团圆年。

这次来队，周也变着花样给儿子准备营养餐。丈夫喜欢吃红烧肉，她经常很早起床去菜市场买菜，采购最新鲜的五花肉……

泪忍不住涌了上来。

武腾飞的父亲和哥哥都在部队服役多年。聚少离多，是这个家的常态。

今年，也许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了。今年春节，武腾飞早早就主动申请留队值班。他想尽可能在这座小岛上，多留下一些记忆。

就在去年，武腾飞的父亲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在组织的关心下，焦急的他终于以最快速度赶到了父亲的病床前。在儿子的精心照料下，父亲身体恢复得很快。刚能下地走动，父亲就催着儿子抓紧回单位，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得知儿子今年春节计划留队值班，武腾飞的父母一商量：“不管在哪里过年，总归要奔个团聚。”于是，二老决定去部队探亲，陪儿子和已经随军的儿媳过一个团圆年。去年10月底，老两口就带着大包小包，辗转一千多公里从老家抵达儿子所在的小岛。

摄影服务小分队来到大队后，一家人早早过来等候，如愿拍下了这张全家福。“我要把这张全家福带回家，想儿子时就看看它。”武腾飞母亲开心地说。

## 牵挂

去年4月，郭宁随舰执行第35批亚丁湾护航任务。临行前，摄影服务小分队上门给他拍摄全家福。

护航期间，郭宁感到最幸福的事，就是休息时回到舱室看全家福。照片中，家人的笑容像有魔力，能让他忘记所有疲惫。

工作之余，郭宁会给家里打电话。3岁的儿子歌图是个“好奇宝宝”，总在电话里反复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能带我一起看看大海吗？”

对6岁的女儿歌允来说，这次是爸爸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郭宁在家的时，一有时间就会带两个孩子到家属区小广场玩滑梯。一天中午，歌允一个人偷偷跑到小广场。她坐上滑梯，滑着滑着就哭了。这一幕被旁边的老奶奶看在眼里：“小丫头，怎么啦？”

“我想我爸爸……”

被送回回家后，歌允拿出一家人的合影，亲了亲爸爸。

在海上，郭宁用弹壳做了一架小飞机。靠港那天，郭宁把小飞机送给孩子们，把那张看过无数遍的全家福，放在妻子手中。

去年底，因在护航任务中表现出色，郭宁荣立三等功。

看着爸爸带回家的奖章，姐弟俩一个比一个高兴，女儿还奖励郭宁一个大大的吻……

# 营门里外都是家

■韩冬 孙晋升

那晚，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大队副教导员李铭给大家传达刚接到的通知：“今年号召大家就地过年……”

通知传达完毕，几位年轻战友开始“起哄”。

“副教导员，嫂子就在营门外，你还不快回家去啊？”

“对啊，副教导员你这真的是‘原地’啊。”

在大家的调侃下，李铭不好意思地笑了。

去年10月，李铭结婚，家就安在驻地。婚后不久，驻地出现零星疫情。他取消蜜月计划，回到单位带着大家防疫。疫情形势刚好转，李铭又受命带队外出执行任务，一走就是两个多月。从营门到家门，尽管只有十几公里，但那段时间他与妻子很少见面。

“胡龙海（化名），出生于辽宁锦州；丁大雷（化名），出生于海南三亚……”李铭翻着大队的花名册，这些年轻的脸庞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李铭记得，胡龙海的母亲刚做完手术；丁大雷因为不能回家过年，女朋友在闹情绪……

这时，李铭一抬头，看到书柜上的合照。那是他带领大家圆满完成一次任务后，他被大家高高抱起的情景。照片上，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李铭的心，抽动了一下。

手机铃声响起，是妻子发来的微信，问自己什么时候回家。

李铭深吸一口气，做出决定。“我过年不回家了，陪着兄弟们一起过年。”

“行，那我包饺子，给你们送过去。”妻子的回复让李铭心头一暖。

营门外是家，营门里也是家。看着手机，李铭笑了……

# 演讲任务

■朱峰

读地方大学时，我应征入伍，父亲知道后满心欢喜。他年轻时想当兵，不幸家里遭遇重大变故，奶奶不肯让父亲走，父亲只好放弃自己的从军梦。

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基层连队后，在新干部集训队考核总评获得第一名，领导特地让我邀请父亲来队，作为家长代表谈感言。

对于操劳半生、不善言辞、习惯默默付出的父亲而言，走进他向往的军营，在官兵面前演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儿子，开头是不是应该先回顾成绩？”“儿子，最后是不是得感谢全体官兵？”“受领任务”后，父亲多次和我通话，严肃认真地商讨演讲稿的内容。

“爸，不用太紧张，和大家分享你最想表达的就行。”我哭笑不得。“那怎么行，底下坐着那么多官兵，可不能弄错了。”父亲语气坚定。

后来几次，我因为工作比较忙，每次电话里只能和父亲简单说几句。父亲就渐渐不再给我打电话。

“请优秀新干部家长代表上台致辞。”表彰当天，在一片掌声中，父亲昂首挺胸走上讲台。台上，父亲的发言铿锵有力，饱含深情。当父亲讲到“甘愿做儿子背后最坚强的后盾”时，全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怕总打电话影响我工作，便将自己写的演讲稿反复修改，在她面前一遍遍朗诵，让母亲帮忙找问题。那一页纸、28行、709字，父亲“天天背、夜夜背、时刻记”，就是为了在台上显得从容，不给我丢脸……

“爸，演讲特别棒，战友们都夸你！”听到我的肯定，父亲笑了。“爸，谢谢你！”我默默在心里对父亲说。

## 家人

穿上军装，与家人拍张颇具仪式感的合影，对很多官兵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期，让我们一起分享东部战区海军5名官兵与家人合影背后的故事。

## 陪伴

这张略显清冷的合影，拍摄于东海深处的一个小岛。照片里的军人名叫胡耀华，是某扫雷舰大队大队长。老人是他的母亲，今年78岁。

小岛不大，每天定时有为数不多的几趟轮渡可以通向外界。5年前，胡耀华从某城市调任到这里。

也是在那一年，父亲去世。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在农村老家生活。胡耀华和妻子曾接母亲到城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但白天妻子要上班，女儿得上学，母亲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家。后来，母亲找到胡耀华，小心翼翼地商量：“华娃，妈想回家陪你爸。”

胡耀华鼻子一酸。虽然不舍，他还是答应了母亲，约定除非有任务，每晚8点准时通电话。

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脚越发不听使唤。新年刚过，胡耀华把母亲接到岛上。本打算一家人在岛上过年，但受到疫情影响，当医生的妻子和正在读初中的女儿都无法来岛团聚。

母亲一个人住在岛上的家属区。工作之余，胡耀华总不忘给她打电话：“妈，我不在，你不要自己下楼啊，别摔了！”“妈，记得按时吃药，不要忘了！”……

“知道了，你放心上班吧。多穿点，不要冻着了！”在母亲的眼中，儿子无论年纪多大，永远是个孩子。

春节前夕，胡耀华接到出海任务。临行前，正巧赶上摄影服务小分队来到岛上。胡耀华特地穿上军装，和母亲拍下了这张合影。

## 守候

“机关派来服务队，要为大家拍摄家庭合影。”接到丈夫陶代清的电话，正在水兵超市整理货架的袁德群喜出望外。

去年，孩子考上大学后，袁德群就随军来队。结婚22年后，她和丈夫终于结束两地分居。到部队后，单位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在营区的超市当收



韩林、赵建华摄  
图片制作：贾国梁

没穿过军装。邻居开玩笑，说我别被个‘假军人’给骗了。”说完，性格直率的袁德群哈哈一笑。

袁德群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这些年两地分居，她在电话里没少埋怨陶代清。可每次陶代清归队，她都会提前两天置办特产，嘱咐陶代清带给战友。一同塞进行李箱的，还有四处搜寻到的治疗关节炎、胃病的民间偏方药：“我把家顾好，你也一定照顾好自己。”

任务需要，陶代清今年春节不能回单位过年。对此，袁德群看得很开：“岛

一家三口拍张全家福，是妻子周也期盼已久的梦想。拿到这张全家福，周也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2019年的一天，周也怀孕。相识两年，她只知道丈夫工作的地方，但从来没有去过。为了把怀孕的喜悦亲自告诉他，周也只身前往部队。

从北到南，1400多公里的跋涉，让原本妊娠反应严重的周也，吃尽苦头。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老婆第一次来部队看我的样子。”那次，当脸色煞白的周也站在郭超面前时，他除了惊讶，更多是心疼。“她说，‘我带孩子来看你

“孩子周岁生日前，我领到三等功奖章，今天又赶上拍全家福，真是双喜临门。”郭超开心地说。

那天，周也更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幸福不在于生活的富足，不在于生命的长短，实现一个小心愿，即是幸福！”

## 团聚

这次，是一家人第一次正式拍照。武腾飞看着照片中父母泛白的鬓角，眼

# 那灯光，永留心间

■李丽霞

啸而来。

“火车像啥？”父亲问我。

“像菜花蛇。”我一边回答父亲，一边目不转睛地目送火车疾驰而去。

那时，火车开走了，我怅然若失，思绪似乎也被火车带到了我从未去过的远方。现在，我从远方回来了，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留恋当初出发的地方。

“去哪啊，闺女？”老乡们热情地围上来。我坐上其中一位师傅的车。车子在黎明前的昏暗中穿过大街小巷。我把脸贴近车窗，默默地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杨树和灰蒙蒙的建筑，感受着寒冷中还没醒来的小城，心想父亲和母亲此刻正在睡梦中吧。

车很快驶到我熟悉的街道。远远地，我就看见一处房子所有的灯都亮着，那光亮透出一种热情的盼望，像是这天寒地冻中的一拢篝火，让人迫不及待地想一脚踏到那里。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安排。每次我回来，他总是让母亲把所有的灯都开着，似乎这些灯是他等待的信号，又像是照亮我回家的路。

远远地就看见门口凳子上，坐着一个穿黑色肥大棉服的人，双手交叠搁在胸前，拄着一根拐杖，两条腿随意向前伸展，一双笨重的特大码的皮靴套在脚上，不停向车来的方向眺望。这就是我那当过兵的父亲。

起魁梧的身躯，一边回头向院子里的母亲喊话。他的声调总是那么夸张，后边的字音拖得很长，有通告，有满意，也有欢喜。

“爸，你们咋不多睡会儿呢？”

“睡啥，早就起来了，啥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回来了。”

母亲像接到命令似的，身上披着左一层右一层厚厚的衣服，从门廊里应声而出。

“快进门，外面凉得很。”她一边说，一边捏捏我的胳膊，“穿这么少哪，咱们这地方可不比你们那儿，得多穿点。”

“抓重点，赶紧给孩子们弄饭啊。”父亲指挥着母亲。母亲一转身进厨房忙活去了。

立刻觉得元气大增，能量满满。“苦垒”是妈妈的拿手菜，用面粉、芹菜、甜苜蓿上调料拌好，一起上屉蒸熟，吃的时候蘸上辣椒和醋。平时吃惯了甘厚腻的味蕾，尝到家乡的味道，仿佛回

归田园，不胜惬意。父亲有些得意地对我们说：“这个你们在外面吃不到吧。”

如今，父亲已离我而去。当兵这么多年，一次次离开家乡，一次次又回到家乡，人生仿佛就是不断地远行和回归。我住上几天，也许就会对扯不清的家长里短避之不及。可是，我知道，等我离开后，用不了多久，我又会迫不及待地想坐火车回家。

而且我发现，当年回家过年时，父亲为我留的灯光，其实一直在我心中亮着。有它在，今后的人生路，我不会迷茫，也不会孤独。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